

语言是什么

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有人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其实, 对于一个人而言, 语言即他的生命; 他的语言的发展, 即他生命的发展; 他的语言的丰富即其生命的丰富; 他语言的活力即生命力。一所学校的水平, 无论大中小学, 都取决于“他们把怎样的语言、怎样给了学生”。学校语言成块出现的形式是课程, 学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课程水平。

关键词: 语言; 工具; 生命; 课程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 (2017) 03-0027-04

What Is Language

ZHANG Chu-t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Some regard language just as a tool. Actually, as for a person, language is his life. The development of his language is the development of his life. The richness of his language is the richness of his life. His vigor of his language is vitality. The standard of a school, no matter it is a university, a middle school or a primary school, depends on how it teaches the students what kind of language. The school language block appears in the form of curriculum. The standard of a school depends largely on its curriculum.

Key words: language; tool; life; curriculum

有人说,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 语言是一种“工具”。我曾深深质疑: 语言只是工具吗? 语言只是一个壳吗? 只是乌龟或甲鱼身上披着的那个壳吗? 只是蜗牛身上驮着的那个壳吗?

文学院的一些教授说, 我驾驭汉语言文字的能力还不错。那只是说我有一个壳吗? 我有几件工具吗? 如果我这样看, 那实在是对语言有所不敬啊。我对语言深深的情感, 只是对工具的一种情感吗?

我自己所熟悉的语言, 计有汉文字语言, 数学语言(我十分喜爱的语言之一), 还有音乐语言。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 物理学

有物理学的语言, 天文学有天文学语言, 地质学语言, 海洋学语言, 哲学语言, 教育学语言, 管理学语言, 美学语言……那都只是一个一个的工具吗?

隔行如隔山, 这座“山”就是语言。没有共同语言, 就是没有共处的一座山。我自己说过外行话, 也听过别人说外行话; 但是, 我在做校长时, 曾努力与各学院的院长们有共同语言, 多少懂一些, 样样都很深是很困难的。万金油虽然好, 可它的作用难以持久; 所以, 还是要深一些。我做校长的体会之一, 是知识面要适当宽一些, 不过, 这应当是以在一两门学科上比较精深为基础的。

收稿日期: 2017-08-28

作者简介: 张楚廷(1937-), 男, 湖北天门人。湖南师范大学前校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名誉校长, 主要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研究。

我的哲学修养,我求甚解的习惯,让自己不太可能只浮在表面的。外壳、工具,就是表面的东西,还必须是血肉有肉的。

聋哑人有自己的肢体语言,盲人有盲文,似乎是靠触摸的。无论是何种人,都会有自己的语言的,这不只是工具,而是生命本身;无论何种人,都是活生生的生命,都有活生生的语言,且语言与生命关系之密切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但是,只要仔细琢磨一下,也可以逐步想象到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

母亲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看着自己的小孩一天天长大了,很高兴;听见小孩突然讲出一个新词或一句从未听过的话,也是特别高兴的。为什么呢?一天天长大了,长高了,是生命的成长,说出一些新词、新句来,也是生命的成长。

跟儿孙辈在一起,叫作享受天伦之乐,乐在何处?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看到儿孙辈各方面的成长,包括语言方面的成长。他们上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年级在增长,知识在增长,在很多方面表现在他们语言的丰富和发展。无论是做数学习题,还是练习写作文,都是在学习和运用语言。还有学理化、学音乐、学舞蹈、学体育,都是在学语言,不同的语言。通过语言的丰富而知晓更辽阔的世界,这是视野的拓宽,生活的充实,也一定是生命活力的增长。

有一种人叫作语言大师,他们绝非是工具师。说相声的,如侯宝林这样的人,算不算语言大师?听说普希金是一位语言大师。为什么这样称呼他,我不很清楚。我猜想他是一位诗人,而诗人大约是语言师,是不是大师呢?如果凡诗人都是,语言大师就不少了。这个“大”字可能就用过了一点。“大”的东西应当没有那么多。称得上辩证法大师的就十分稀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之外,可能就不多了。还有一个称呼叫“大家”,我没有研究过“大师”与“大家”孰重孰轻。

教育是干什么的?学校是干什么的?可以有许多种类的回答,但回答之一可以是:给人语言的,教人语言的。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再到研究生,所学的语言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专门,越来越深奥,与此同时,人在成长,人在变得越来越高。这些语言中,包括了一些生活语言,

人手足刀尺,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酸甜苦辣,日月星辰。有关自然的语言,有关人间的语言,有关社会的语言。

诗的语言尤其可以说明“语言是工具”的观点是有多么不妥。诗是最凝练的语言,包含有更多想象的语言,也是最绚丽的语言。唐诗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它特别凝练,特别深刻。背诵一些唐诗,也可增长智慧。

通常认为,歌曲包含三次创造。作词是一次创造;谱曲又是一次创造,同样的词可谱不同的曲;演唱是第三次创造;同一支曲,不同的人演唱,是不同的艺术。同一首《卓玛》,仅我所知,就有五种不同的演唱。在我看来,云飞的独唱是最好听的;四川省合唱团的合唱《卓玛》最壮观、最优美,自然也是最动听、动人的。

我也写过一千多首诗,能唱一千多首歌,然而这只是一千多个工具吗?

人们常说,乡音是一个“名片”。如果在异乡听到同乡的声音,特别亲切,不必赘言“你的语言告诉我,你是我的同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眼泪是随着自己熟知的语言而落下的。

在听我讲课或演说后,就有学生或听众凑拢来问我:“张校长,你是常德人吧?”我开玩笑地回答:“是常德的”。然后马上补一句“挨到的”(意即“邻近的”)。我们湖北沔阳与湖南常德,是同一个语系;更大一点的范围是包括武汉、成都、贵阳等地区的语系。

除了一些太土而其他地方的人可能听不懂的字词外,我的口音都还是儿时 in 沔阳形成的,并且还是沔阳长埠口那个小镇上的口音。我的祖籍是湖北天门,父辈、祖辈都是天门的。我父母从侨乡天门去了印度尼西亚,回国后一直定居在沔阳,为什么从印尼回国后,没回天门老家?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父母。当然,我也明白,社会的迁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可是,如何具体地理解,并不是很清楚。

从好的方面说,我乡音未改,常念家乡情;从差的方面看,是我的语言能力差。在武汉生活了5年半,却不会说武汉话。在长沙生活了60多年,能说长沙话的一个一个单词,连成句子就不行了。我始终还没学会长沙话,对不起长沙啊。

当然,我并非在语言能力的一切方面都不行,我的书面文字表达能力就还可以,驾驶汉语的能

力还受到称赞。达到写诗的地步更能证明我的语言水平不太差。

还有一点，直至今日，我还在学习，凡不认识的字或对其含义不太清楚的，我一定去查字典；我还有一部活字典，蒋冀骋是语言学家，我常常向他讨教。活到老，学到老。对于我来说，一个实实在在的学习方面，就是语言文字的学习。

2017年6月28日，应长沙市开福区教育局谭局长之邀，我讲了《哲学在哪里》的一场学术报告，面对的是开福区的中小学校长、教务主任。三月初至五月初，我还应邀在麓山外国语学校讲了《初中生哲学》。这让我感受到社会对哲学的兴趣在增长，尤其是学校教育的哲学兴趣在增长。对此，我有万分的欣喜。

在今年6月28日的学术演讲中，我涉及了文化哲学（语言哲学是其中一部分）。在言及于此，我又有收获，知道了文化哲学起源于18世纪，而代表人物便是意大利的维柯和德国人赫尔德。只要我讲述的，我都力求弄明白来龙去脉。

何止是演讲，在我的论著中，也如此注意学习。不少人知道我有相当多的著述，百部以上的著作，千篇以上的论文，千首以上的诗；可是，这背后也包含了我的学习过程。或许输出得多一些而输入得少一些。从某个角度看，这与我对已获得的文字语言进行整合，使之发酵的能力尚可有关系，这样才有较多的输出。

善于研究的前提，是善于学习。一方面，我所习得的哲学和数学，是我学习和研究的结果；另一方面，哲学和数学又告诉我如何更好地学习和研究。由此可知，在所有的输入中，哲学和数学还是最珍贵的，无论对什么人都是如此。

语言究竟是什么呢？对于一个人而言，语言即他的生命。他的语言的发展，即他生命的发展；他的语言的丰富即其生命的丰富，他语言的活力即其生命力。

一所学校的水平表现在哪里呢？大中小学的水平都取决于：它们把怎样的语言、怎样给了学生？中小学多是基础性语言，大学时就有了专门性语言；到了研究生阶段更为专门，在念博士的时候，还需哲学语言。欲达到哲学高度，必有相应的哲学语言伴随；不同学科里的博士修读的也可能有相关的专门哲学。

学校语言成块出现的形式是课程，因此，学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课程水平。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给学生提供一万门课程，这是它高水平的标志之一。数量与质量一般是相联系的，众多门数课程的质量差不到哪里去。换言之，一万门课程就是一万套系统的语言。因而，一万门课程就意味丰富的语言。

语言是什么？“胡塞尔认为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住所；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1]。这三位一个比一个说得好，这才是哲学家之所言，这才是语言哲学。“外壳论”、“工具论”与这些观点相比，可能不只是肤浅的问题。以上，三位都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这让我们又一次看到，康德把19世纪的德国带上了哲学的道路，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在德意志土地上出现，就像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海涅如此形容过）。并且，由此带来了德国在科学、文化、经济等各领域的全面繁荣。这是人的威力，思想的威力，哲学的威力，那些“家”的威力。

语言乃“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这句话意蕴特别深刻。人类何时能离开语言？早期的人类只有口头语言，近五千年来，有了文字语言，这样，人类就在拥有世界的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五千年来文明的发展是与人类语言的发展相依相随的。

那些创造着的人，必在不同程度上创造了语言。那些诗人、艺术家，不只创造了诗和艺术，也必创造了语言。数学家们创造了十分独特的语言，简洁且优美，优雅且深刻。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都相伴着语言创造。还有语言大师啊。

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每个人的语言也是每个人拥有世界的方式。这样，一个人拥有世界的过程，也就是其语言发展和丰富的过程。由此，我们还可看到，这个拥有世界的发展过程，与人的发过程、生命的历程都是同步的。人类如此，单个的人也如此，人的一生也就是其语言发展变化的一生。

跟小孩子的对话是让小孩子成长的基本途径。一个和睦的家庭包括有经常的、和谐的对话，其中还有讨论和平等的争论。而这就相当于让小孩子有了一个自由发展语言的环境。有效的家庭教育，就在于有否有效的语言传递交流。

延缩到学校教育，从根本上说，就是发展学生语言，让他们拥有一个越来越拓宽的世界。教

师呢?教师自己必不断丰富自己的语言,锤炼自己的语言,让语言达到艺术的水平,比相声演员说得更动听,更有趣,更深刻。我教书至今58年了,一直在锤炼自己的语言,不敢懈怠。否则,对不起学生和学生的父母,也对不起我的父母和先祖,对不起教育事业,实在也是对不起自己的良知。

学生们,熟悉我的教师们,听过我演讲的同仁们,都认为我的讲授和演说有几分幽默与诙谐。不少中青年教师要学我的幽默。但另有一些老师说,这不是学来的。估计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从哪个门缝里跑出来的吗?因为有这个现象存在,也因为存在着相关议论,所以我也思考和分析自己的语言发展过程。

如果说我的语言习惯与风格,是自幼以来就开始了形成过程的,这应当不为过。

我的父亲就是喜欢说说笑话的,我们生活的那条小镇,上街有两兄弟,陈济汉、陈济华就是常说笑话的,并且,他们兄弟俩还有一个理论:与人在一起,就是相互带来快乐。我在那条小街上生活到了十一岁时,就离开家乡,到武昌读书,后来又回到汉阳读书去了。可是,我在那人生最初的十一年里就打下了一些语言基础,包括在父母和邻里的智慧的耳濡目染之下受到的影响和熏陶,是一直起作用的。

1955年上大学,我把陈氏兄弟的那套理论自然地融入大学生活,我一直做班长,这给了我更好的机会,跟同窗快乐地生活,用我们特有的语言。除了普通语言外,我们的数学语言也日益丰富,连同学们相互取浑名也使用了数学符号。当然,如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快乐的语言局面,

在1957年后顿时消失了。到了拨乱反正之后,快乐且幽默的语言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

显然,教学给了我学习和增长语言智慧的极好机会,在长期的学校管理中做着管理,也于其中学习到一些特别的语言。教了25门课程,每门课程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我教着,也就在更好地琢磨和学习着多种语言。我做过了近700场学术演讲,这似乎是在给别人一些什么,却也都是在自己给自己丰富着语言。

我的一个习惯或信念可能很有利于我学习和锤炼自己的语言,那就是总想说自己从前没说过的话。写诗不一定押韵,但我喜欢押韵。为了押韵,也促使自己有更多机会学习和运用语言。我的1208首诗,无一不是押韵的。有些诗是同一个韵母用到底的。例如,我的那首长诗《自述—我的三字经》就是一韵到底的。

这样,我就可以体会到伽达默尔的话,一个人的语言是他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动态地说,人的语言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中,他所拥有的世界也在不断丰富和扩大;欲要拓宽自己的世界、丰富自己的世界,唯一的道路就是拓展自己的语言。

语言是工具、是手段之说,无非是说语言是我们手中的一根拐杖,语言丰富的人不过是多了几根拐杖。这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看法,实在是相距太遥远了。

参考文献:

- [1] 冯契. 哲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1268.

(责任编辑:赵惠君)